

一个都不能落下

(美国)马隆·史密斯 邓笛(编译)

那年，我新担任了一个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学生们也都与我配合默契。但是有一个学生例外。他的名字叫帕尔。帕尔长得人高马大，肤色黝黑，眉心处的凹沟很深，配上两条微微上挑的浓黑眉毛，透出一种深植于骨子里的凶狠蛮横的习性。他性情乖张，脾气暴躁，那是出了名的。同学们都怕他，甚至老师们也畏惧他。因为他曾两次被关进过青少年罪犯临时拘留所，其中有一次是因为用刀刺伤了老师。在我担任班主任之前，大家都由着他去。他可以迟到旷课，可以上课不带书不带笔记。

我试图让他与大家融和在一

起。但是，我每一次作出这样的尝试时，他的眼睛都会朝我射出一股凶光。他是在恫吓我。他就像一枚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我没有因此将他放弃。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提问他，或者敦促他与其他同学一起讨论。但他总是摆出一副不屑搭理的架势。

一天，我们开展了一次主题为“我的大学梦”的演讲活动。同学们都作了积极的准备，有的同学还从报刊杂志上剪下了一些图片。活动进行了二十多分钟后，帕尔才从外面一步三摇地走了进来。

一个叫朱丽叶的女同学站起来，开始给大家介绍她的大学梦。我很高兴，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朱

丽叶时，她还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女孩。“我想上医学院，将来成为一名医生。”

朱丽叶话音刚落，最后一排传来一阵放肆的大笑声。“就你？还想成为医生？你什么也成为不了。”所有的人都转过身子。是帕尔。他还在毫无愧色地讽刺挖苦。

别的同学们都静了下来，把目光投向了。我该怎么办呢？“帕尔，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为什么嘲笑别人？”

“你是在教训我？你敢小瞧我？你知道我是谁？别惹我；小心一点自己。”他说完朝教室门口走去。

“帕尔，嘲笑别人是不对的，你和大家同属一个集体，应该互相

鼓励，互相支持。还有，帕尔，你是有潜力的，也能够为这个集体作出自己的贡献。我身为班主任，有责任关心你，关心这个集体。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参加活动呢？”

帕尔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阴森，让人毛骨悚然。他打开门，走了出去，把门在身后“啪”地关上。

下课后，我收拾好东西，走到停车场，当我正要打开车门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我转过身子，是帕尔。我不禁一惊。他快步朝我走来。我心中一阵恐惧。我几乎要呼喊救命，但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来不及作出反应。

“史密斯先生，你还记得你刚才说的话么？”

“记得。”

“你是说，你关心我，希望我成为班集体的一员？”

“当然，帕尔。”

“听我说，史密斯先生，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有人说过关心我。你是第一个说关心我的人。我希望自己成为班集体的一员。感谢你对我的耐心。明天我会在班上公开向朱丽叶道歉。”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感到非常意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走了之后，我的眼睛禁不住流出了快乐的泪水。我真的太高兴了。从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尽我所能让学生明白，他们都是有力量的，一个都不能落下。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经和无数患有艾滋病的儿童接触过。我觉得和这些特殊的儿童群体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是生活给予我的馈赠。我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通过和他们交往，我深深感受到，即便是最弱小的孩子，我们也能从他身上发现巨大的勇气和毅力。这里，我给大家讲讲泰勒的故事。

泰勒的母亲是一位艾滋病患者，所以泰勒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携带有艾滋病病毒。泰勒从出生那一天起，就靠药物维系生命。五岁那年，医生给他做手术，在他胸部的血管里插上一根导管，然后将这根导管连接在他背部背包里的一个泵上。通过这个泵，药物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血液中，他也经常需要补充氧气，帮助呼吸。

面对艾滋病这种致命的病魔，泰勒不愿放弃自己童年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欢乐。我们大家经常都能见到泰勒背着打药水的背包或者拖着装有氧气罐的小车，在院子里来回奔跑，玩得非常开心。我们所有认识泰勒的人，都被他的生机勃勃、精力旺盛所折服，对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感到惊叹不已。泰勒的妈妈经常开玩笑地告诉泰勒，她要给他穿上一件红衣服，因为他跑来跑去，动作迅速，只有穿上红衣服，她才能透过窗户，一眼就能发现他到底在院子什么地方玩耍。

尽管小泰勒像一个小发动机那样精力充沛，但这种可怕的疾病最终还是摧垮了他的身体。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而且非常不幸的是，他母亲也因为艾滋病毒的感染，身体每况愈下。当小泰勒的病情变得十分糟糕、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妈妈和他谈起死亡这个话题。妈妈安慰泰勒，说要不了多久自己也要离开这个世界，到时候她会和他在天堂相见。

临去世的前几天，泰勒招手让我来到他的病床旁，他轻声地对我说道，“我知道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但我并不害怕死亡。当我死去的时候，请你帮我穿上红衣服。因为妈妈曾经答应过我，她很快也要来到天堂。她来的时候，我肯定在玩，我一定要保证她立刻就能找到我！”



动之以情

(德国瓦勒里)



急诊

翟振祥(编译)

晚上10点，闵可夫医生家的电话响了。“是戈尔德医生打来的。”妻子把电话递给他，“但愿不是急诊。”

闵可夫接过电话：“喂，什么事？”

“别担心，伙计，一切正常。”戈尔德压低声音说，“我在家呢，刘易斯和科西塔也在这

儿，想搓会儿麻将，三缺一，你过来不？”

“去，去，当然去。”闵可夫喜上眉梢，可又瞬间改变口吻，面色凝重地说道，“我马上就到！”说完，挂断电话。

“发生了什么事？”妻子感到不安。

“急诊，他们拨打电话叫了三个医生了！”

他们需要你的爱

(美国)克里丝蒂娜·罗丽亚 树英(编译)

的所有人是怎么一回事呀？”

巴士卡里亚痛心地说：“的确，现在珍妮丝拥有爱，陪伴及照料，但这些均来自她的家人。沮丧不只围绕着她，也围绕着整个家庭。我们缺乏的是周围朋友们的支持和爱的行动。很无奈，朋友们真的无法理解到我们所承受的悲剧……”

作为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巴士卡里亚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课堂上设立“爱的教育”课程的人。他曾强调：一个社会应寄希望于三种东西——真理、弱势群体和爱。“弱势群体”是和“爱”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纽带要靠教育来联结，爱应当成为教育的主要线索，成为公民社会最坚固的基石。不懂得爱的人不配称为公民，没有爱心的老师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巴士卡里亚博士在“爱的教育”课程中鼓励我们去触摸人们，拥抱人们，接电话、寄卡片。他说，爱是多么重要，不仅有助于接受者，亦有助于给予者。偶尔写封信，每周一次的电话，如果住在附近，顺便拜访他们，究竟要花费你们多少时间？

四肢麻痹仍有勇气的人，他们靠奋斗以求生存。幽默专栏作家赛奥多·希龙贝克有一次写道，若要她列出十大勇者的名单，她将全部填上瘫痪者的名字。试想一个人需要多少勇气，去承受每日由别人拖拽才能下床，依赖别人才能从事最基本生活中的活动，另外还得面对一项残酷的事实：如何来度过一生？每个清晨醒来，没人协助便无法下床的滋味实在很难受。一切若不仰仗外力便不得冲洗、更衣、进食；基本需求之后，竟是借着电视与书报来填满一个又一个空白的日子；巨大沉重的孤独感无形之中与日俱增，成为永无止境的负担。

巴士卡里亚博士说：“我们的珍妮丝是勇敢的斗士，她每周三天担任接待人员及接线生的工作。她使用的工具是一个特制的头套组合，然后用笔敲击按钮，这支笔嵌在一个环绕手腕、状如手铐的环状物之上。每天四小时的工作是她体力上能负荷的极限。她说自己很喜爱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可以依赖因特网带领她

通往‘世界之窗’。”

我们都知道陪伴一个瘫痪者、癌症末期者、或家人有悲剧发生者实在很难。陪伴他们或许让你难受，看到他们的惨状也可能让你觉得恶心想吐。然而对于病患及家属来说，你却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安慰与协助。何况，这些探访只花费你数小时的时间，很快地你便可以离去。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生活中基本的根是相互缠绕、相互影响的。现在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击我们到摇摇欲坠，难道你会因为这位病患或这个家庭有难，就抛弃它吗？巴士卡里亚博士说：“来吧！陪伴他们。握住他们的手，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哀伤。谈谈你的生活经验，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被抛弃。”人们是相互需要的，纵使你有什么话都没说，你的出现也胜过千言万语。如果你偶尔捎个信来或打个电话，这些举动都会帮助他们共负此时的重担，而且也会让你自己宽心不少。

请对他们说一句：“嗨！你们还好吗？”

鲨鱼牙齿和高尔夫球

(美国)汤姆·齐格勒 陈荣生(编译)



哲理世界

小时候，我们家去度假，都是去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美特尔海滩。我在那个海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寻找鲨鱼牙齿。我喜欢去寻找那些闪闪发亮的小牙齿！

这种挑战在于找到第一枚！很多次，我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才发现是一个破贝壳。

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枚，尽管这是我找到的第一枚鲨鱼牙齿，但我的眼睛知道要寻找的是什么东西。在这之后，我去一次海滩经常能够找到两枚。

我老爸并不是太在意寻找鲨鱼牙齿，但他喜欢寻找高尔夫球。他对此很有眼力，常常在我们驱车前往高尔夫球场的途中指出我们马上就要到一处有很多高尔夫球的地方。他发现一簇有高尔夫球的灌木丛时，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大声叫喊！

我想问的是：你要寻找什么呢？当然，要真正确定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这没关系，只要你要寻找的是正确的东西！

有一点是需要提醒的：鲨鱼牙齿在海滩才能找到（但不是所有的海滩都有鲨鱼牙齿），而高尔夫球在高尔夫球场附近才能找到。

那么，你到哪里找到你在寻找的东西呢？